宋書

二二

列傳第十二　　宋書五十二

臣沈約新撰

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義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

少爲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從主簿轉
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悦爲别駕從事史
遷驍騎將軍玄篡位從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
武陵王遵承制以悦爲寧遠將軍安遠護
軍武陵内史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
轉車騎從事中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
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
逼京都以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
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

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
嶠悅破之進據豫章絶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
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
爲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
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躓頓營一遊集
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
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留
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
俄頃亦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

能以殘》多見惠悅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
督江州以江州內地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
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道治以損益爲義
時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
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
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
而器運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
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
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

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
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為大武略以濟
事為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
遂為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
所倚實為重複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
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由一已猶覺其
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
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
為國恥況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

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具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

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愀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

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拜祕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鎭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

同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爲之陳請又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

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

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絰從行時諸葛長民行
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
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
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
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
矣於是先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
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從叔父也名與
高祖同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

城内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為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玄為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黄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

下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常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

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
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
太守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既
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
鎮姑孰固止高祖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
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
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
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
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

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司馬專總府任右衞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

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眞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

深住矣柰何當復柰何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穉
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爲
劉毅豫州別駕毅鎭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
相王鎭惡率軍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
皆入參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
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
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脩之
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
人所殺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衛

軍録事參軍山陰令坐事誅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値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没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荅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

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臨豫州諷中正以
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甝
而憎述嘗設饌請知高祖希命甝豫坐而
高祖召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
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懽及景仁
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
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
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
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

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
補長沙内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
郎明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
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
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
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
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
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
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

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虚疾性理時或

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叚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約所憎免死徙廣州

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風太宗泰始中至正員郎中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躭歷陽太守父文質瑯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爲衞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參軍事入爲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脩撫軍長史義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

縣五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部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爲吏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爲吳國内史秩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湛

之甥也甞於公座陵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即位以舅追贈侍中以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籍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遥瞻松隧緬惟徽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栢

卒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衞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寔是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飢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

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歛聲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餧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郤馬甫一二年積敝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豪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閑患生

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

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尋轉撫軍司馬遷御史中丞鄱陽縣矦孟懷玉上毋

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贖論孟昶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從上錢降爲太尉咨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馮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

羿遘紛波振塵駭覃及遐裔蕞尒譙縱編户黔
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
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
反煇昭晳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草刱未遑九
伐自尒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閒
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埸
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
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
露晞南冠埃埽朝風載韙庶績其凝康哉之歌

日熙比屋之隆可詠孫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願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祲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鐘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邈漢中之衆濟自劒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

貝冑景渙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陜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疆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蜀劉禪不敢寬命於南中荆邯析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覆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

氾鐵馬千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
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
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鑑深切
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焉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
非與主從之滛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
量而待命寇讎之戮歛慝豺狼之吻豈不遡誠
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
子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三
驅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友接自投軍

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削肆安堵審擇吉凶
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
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
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時年四十
一次年以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
洵元嘉中歷顯官廬陵王紹爲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年少未親政洵爲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
事元嘉末爲吳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洵建威將
軍置佐史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爲前

鋒加輔國将軍事平頃之卒追贈征虜将軍謚曰貞子長子顗别有傳少子覬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内史蚤卒洵弟濯揚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並有别傳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裒晉太傅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禄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

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爲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爲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竝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輙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宫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煑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不欲遣人入内令

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

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即用富陽令顧粲
爲令加輔國將軍遣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
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灟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
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
爲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
縣事賊遂磐據更相樹立遙以劉令司馬文寅
爲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
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
之自假凌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

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
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芩之並參
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
寗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鄴中皆起
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
過浦陽江願等戰賊遂摧鋒而前去城二十餘
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公石綝廣武將軍陸兗
以水軍拒之又别遣行參軍灟恭期率步軍與邵
合力淡之率所領出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

柯亭大破之賊走還永興遣僞寧朔將軍孫倫
領五百人攻錢唐與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
倫敗走還富陽倫因反善毅法步帥等十餘人
送首京都詔遣殿中員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
將軍彭城王義康遣龍驤將軍丘顯率衆五百
東討司空徐羡之版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
令領五百人於吳興道東出竝未至而賊平吳
郡太守江夷輕行之職停吳一宿進至富陽分
別善惡執送願徙賊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

青州諸處二年淡之卒時年四十五謚曰質子
叔度名與高祖同故以字行初爲太宰琅邪王
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軍咨議
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
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
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
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相玄族人開山聚
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
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

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
款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録敬道招集亡命
攻破九眞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
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惡不先上爲有司所糾
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荆州
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
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
厚加贈遺尋除太尉咨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
祖受命爲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

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咸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虔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

嗣昭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太宰參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尚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諸尚公主者竝用世冑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弑逆以

爲吏部尚書復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
戍事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
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
始生爲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
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
逃藏郡堺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
湛之免官禁錮其年復爲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俄遷侍中左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
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頃之復爲丹陽尹光禄如

故尋爲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
四年卒時年五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給
鼓吹一部左僕射如故謚曰敬侯子淵庶生宣
公主以淵有才表爲嫡嗣淵昇明末爲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
流無聞焉尔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
請職負羇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列傳第十二　　宋書五十二

宋書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臣沈約新撰

張茂度 子永

庾登之 弟炳之

謝方明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爲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

中尚書吳國内史茂度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
命從事史竝不就琅邪王衛軍參軍員外散騎
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闋爲何無忌鎮
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没江
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竝受其符書供其
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
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刱立城寺
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户漸復在郡一周徵爲
太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

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乗輕船逃下逄高祖於中路以爲録事叅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道憐爲荆州茂度仍爲咨議叅軍太守如故還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事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除廷尉

轉尚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劭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劭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

正入爲五兵尚書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頃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遊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晉太尉

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吳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子眞元嘉十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狄當爲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眞不許司徒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臨海東陽太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永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士曹參軍出補餘姚令入爲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録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隷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

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
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
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
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沛郡如故永既有
才能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爲將二十九年
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
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
諸將經略河南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
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

爲虜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督青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
永爲督兾州青州之濟南安樂太原三郡諸
軍事輔國將軍兾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
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
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
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
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復
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
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

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
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蔕芥剋
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執共遵
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
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爲宜立諫官
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
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其年出爲
楊州別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爲尚書左丞時
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

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先代
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
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
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遥路或失遽
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
考定利害宜加詳攺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
制使正上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
成斯則王度無騫民業斯植矣從之大明元
年遷黃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

三年遷廷尉上謂之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
天下須無寃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
右長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permalink
以本官兼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
爲宣貴妃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
軍其年世祖南廵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
行水路是歲旱塗逕不通上大怒免時上寵子
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割吳郡屬徐
州八年起永爲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

中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爲吴興太守遷度支尚書太宗即位除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反叛復以爲吴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爲吴郡太守率軍東討又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監青兾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兾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兖青

冀四州諸軍事又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二
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時薛
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與
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
城安都招引索虜之兵既至士卒離散永狼
狽引軍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値寒雪士卒離
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
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
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

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戶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頭戍

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正出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祿如故元徽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侍中如故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至氣未衰優遊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值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

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
掖門永遣人覘賊旣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於
此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
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
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
大夫子瓌昇明末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
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辯弟岱
昇明末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鄢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

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晉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爲高祖鎮軍參軍以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別駕從事史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告劉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

除吏名大軍發後乃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
守入爲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出爲新安太守
謝晦爲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
太守仍爲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
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
廳牋唯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
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晦常優
容之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
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

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
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
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
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
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
悅出爲吳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
莅任贓貨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爲臨川內史
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
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

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迂兗赫士人並驚歎焉十八年遷江州刺史疾篤徵爲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即以爲贈子沖遠太宗鎮姑孰爲衛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爲祕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健之爲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

錢唐令治民有績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
未就徙爲揚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
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
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
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
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
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
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

被勑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
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
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宣未
親府板炳之爲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將
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之爲長史南梁郡
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爲臨川內史
後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
長沙內史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
故于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

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爲人彊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

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
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
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潔反
是沖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
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
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
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
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
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

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巳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糺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

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
惡今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
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
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疊既自藉藉交結朋
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
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
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
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言若
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惷既有所啓要

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

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
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耶
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
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
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
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
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
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
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

勴幹關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
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
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
行事有諸紜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
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
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
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
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
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

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别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虚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

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
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
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
黄門太不政若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
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爲主簿即語
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
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
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
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

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太祖欲出炳之爲丹楊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顔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非出伏復深思秖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

黜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叡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曅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

自不能舒違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達自非殊勲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甞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横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

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
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
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
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又曰臣見劉伯
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
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沖遠乃當送
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万秋嘗詣炳
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
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

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䣊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為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録其

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
也祖鐵永嘉太守父沖中書侍郎家在會稽
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
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
恩寇會稽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郜
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
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
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

郡學禮待甚簡二人並忿慍遂與恩通謀恩嘗為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乃遷於會稽及郜等攻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

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

恩重没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黄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剋京邑丹楊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謐主簿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

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禄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闇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混方明鄱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府內衆

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更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因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因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

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逺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遭母憂去職服闋爲宋臺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

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性尤愛惜未甞有所是非

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事在靈運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

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
治東府城城壍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
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
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旣
早亡且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無子弟宣
竟陵王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內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𠭟護軍將軍父
敳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
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爲豫章王文學義

旗建高祖板為鎮軍行參軍尋行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轉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錄事遷長史入為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內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建為五兵尚書高祖受命

轉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尚書爲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

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
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
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於上帝嗇
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
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
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列傳第十三

宋書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臣沈約新撰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

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
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
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
季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
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
憂不剋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
稽內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
以季恭爲內史使齎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
便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齋即

便入郡嘯父本為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為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脩飾學校

討課調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命書以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

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坐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第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太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著之

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從居他縣尋𡵨陰
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
空荒無救災歉又縁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
肆理無樂從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
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諱議曰富戶
温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從居𦕈宇疏
皐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
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卹及與樂田
者其往經創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

王景文黃門侍郎劉㪨郗顥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

課窮之其事彌難貧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野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愍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脩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搆遣鞭殺之二子

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禄大夫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經死值赦律父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言之致盡

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
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
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
淵之議吳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
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
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俱板爲參軍並不就除臨安
令劉穆之舉爲高祖鎮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爲高
祖太尉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爲尚書右丞

轉左丞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鄉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與其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

昔龔遂辟言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黄霸以寛
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爲
盡戶令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爲身
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
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
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
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
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
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

制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禄大夫及世祖入

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羣僚横刀怒曰卿等便可
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
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即位以爲散騎常侍領崇
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禄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
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禄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特
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
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謚曰定子戎
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兒必亡我
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

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
負上美其言戎二第太祖竝賜名曰咸曰粲謂
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既
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棊吳郡褚胤年七歲入
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
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
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
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
希字泰闇少有才氣大明初爲尚書左丞時揚

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害治之深弊為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

熂種養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巳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

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毁瑀於宏會
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
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
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
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
明末爲始安王子直征虜司馬黄門郎御史中
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
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
守太宗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既到鎮長史

南海太守陸法眞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釁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在鄧琬傳太宗以萬周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

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又死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人襲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徽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國將軍惠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
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
焉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
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
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簿義欣又請爲
鎮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
王義恭太尉録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
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
不行領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

濬衞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原世祖踐阼除東海王禕撫軍長史入爲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衞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傖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敘符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爲左衞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

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荊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

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淮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

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糴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灾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列傳第十四　　宋書五十四

列傳第十五　　宋書五十五

臣沈約新撰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明教，孝武帝追崇

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熹議
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
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縁別
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
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
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
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
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
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髙祖

廟又衞后旣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毋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别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毋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毋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毁瘠著稱服闋除

臨沂令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
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邑與熹書
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内清風輟
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
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
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
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
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
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參高

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侯時大廟鴟尾災壽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自考廟

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

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去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

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

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
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
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
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
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
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
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
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
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

篤而靈厲之論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壽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揔留府事義

熈十四秊除侍中元熈元秊以脚疾去職高祖
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
蔬湌不改其舊所得奉禄與親戚共之永初三
秊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其秊卒時秊
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
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
安太守邃長子諶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諶之
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
常之交秊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

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
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
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
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
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
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
所殺子僉尚書主客郎徐羨之征西功曹爲攸
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
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爲左

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爲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爲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誅傳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卲員外散騎侍郎妻壽安世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

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秘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

猒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
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
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録尚書欲使百
僚致敬臺内使廣立議由是内外竝執下官禮
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
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高
祖使撰軍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軍領記室
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二年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

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
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
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
徐廣撰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
策空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六
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
常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
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已所以
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

未忘思謁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臣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顧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群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

無可採頽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
郎皆如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
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
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
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
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
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欷永初元年
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
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

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慕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荅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廣子豁在良吏傳

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爲孟

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
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歴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射丹陽
尹徐羡之置威府以爲録事參軍尋轉尚書祠
部郎丹陽丞入爲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爲僕
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
車騎咨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
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
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黄初妻趙打

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
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夫禮律之興
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
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
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
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
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
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日磾之孫砥鋒挺鍔
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

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旣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内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絶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

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
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
訓孤陋闇闇面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
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
臣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
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
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
也其樂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
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

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

典末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

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典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閭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蔑籯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黌舍蹔啓著録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

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輿譽學非爲己崇詭遇之巧速鄙秕駕之遲難士自此委質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

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頻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列傳第十五　　宋書五十五